

“疫苗民族主义”凸显一个“自私的美国”

据新华社电 新冠疫情依然在全球蔓延，世界多国将接种疫苗作为有效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方式。然而全球疫苗供应始终紧张，多国疫苗接种进度缓慢。导致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，美国奉行“疫苗民族主义”，大量囤积远超其人口需要的新冠疫苗，却不愿与他国分享过剩的疫苗。美国自私偏狭的做法破坏国际抗疫合作，妨害其他国家疫情防控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。

自身疫苗过剩

作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，美国在推动新冠疫苗接种方面“雄心勃勃”。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承诺，最迟到今年5月1日让美国所有18岁以上成年人均有资格接种疫苗。

美国自去年开始，就不惜斥重金签大单，从辉瑞制药公司、莫德纳公司等多家企业抢订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多款疫苗。拜登日前还宣布将增购1亿支强生公司研发的疫苗，以防疫情

出现“意外挑战”。此举使得美国政府采购的疫苗总数达到8亿支。

由于强生公司疫苗为单剂型，推算来看，美国目前已订购疫苗数量足以供4.5亿人接种，而美国人口约为3.31亿人。按照为每名美国人订购一份疫苗计算，最终将有大量疫苗被闲置。尤其是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月中旬进行的调查，仍有30%的美国民众表示不愿接种新冠疫苗。

日本《每日新闻》指出，拜登政府强调当美国国内实现一定程度的群体免疫后，才会正式启动对外援助。“至少在疫苗分配方面，拜登继承了(前美国总统)特朗普的‘美国优先’路线。”

出口却要控制

尽管大量疫苗面临被闲置，但美国对疫苗出口实施严格控制，甚至搬出“战时”才动用的《国防生产法》对疫苗生产原材料实施出口管制。国际社会指出，美国此举不仅极大阻碍了其他国家从美国获得疫苗，而且也使美国

以外的疫苗生产受到不利影响。

印度生物E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希玛·达特拉说，美国供应商因《国防生产法》而不能执行全球客户的订单，不仅难以扩大疫苗生产规模，甚至连生产普通疫苗都面临困难。

作为美国诺瓦瓦克斯公司所研发新冠疫苗的主要生产企业，印度血清研究所首席执行官阿达尔·普纳瓦拉也说，不能从美国获得原料，将会严重阻碍疫苗生产。

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日前警告，全球新冠疫苗生产关键材料的短缺不仅限制了新冠疫苗生产，同时也限制了常规儿童免疫疫苗的生产。他指出，一些国家实施的法律限制让生命处于危险之中。

分享疫苗迟缓

拜登日前表示，美国正同几个国家商谈以确定哪一国可以获得美国富余的疫苗，但强调，向其他国家提供疫苗之前，须首先确保所有美国人都能接

种。

作为美国近邻，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寻求分享美国富余的新冠疫苗时，一度吃了闭门羹。墨西哥总统洛佩斯·奥夫拉多尔曾直接表达对美国囤积疫苗的不满，“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，我们的邻居，比我们做得还糟”。

一些非政府组织也批评美国的新冠疫苗采购策略，呼吁白宫明确设定疫苗采购上限，并与其他国家共享疫苗。

在外界批评声音不断增大的压力下，美国终于在18日宣布，将分别向墨西哥和加拿大提供250万剂和140万剂新冠疫苗。但根据安排，两国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“归还”相应数量的新冠疫苗。

国际舆论指出，作为世界头号大国，美国向邻国“出借”疫苗都如此瞻前顾后、行动迟缓，这种自私自利的表现堪称当前令世界担忧的“疫苗民族主义”的典型。美国的自私之举使全球疫苗分配陷入严重失衡，有损全球抗疫努力，凸显美式道义的虚伪本质。

(接上期)

任叔说到这朝相片上的他哥笑了笑，说：“俺哥说‘死不了就不死了，我要好好活，要活出个人样来。’1965年俺哥二十岁，他一猛子扎到新疆来了，跟兔水一样，俺一家子都跟着游过来了。俺哥在这上了户口，接下里想娶个媳妇成个家。他在六户地也有一个中意的人儿。听俺哥说，那女子姓葛，也是打外省迁来的，两条大辫子，一双单眼皮，俊模俏样的。村子离田地远，有时得骑马去干活，俺哥没有马，葛女子就骑着大马找俺哥，说‘你上来吧，骑后边搂住我的腰，搂紧了，被摔着。’到了地了，她想法设法地跟俺哥一个组。生产队用铁犁子除草，葛女子对俺哥说，‘你扶犁我拉马，咱俩一块儿干。’俺哥听出女子的意思了，但他没有表态要娶她，像我当初对朱玉芬的态度一个，他担心葛女子家是地主成分，两个黑五类子女，生下的孩子更黑了，没法走在太阳下。再说，即使他和女子都愿意，葛家的老子也不会同意的，到时候闹掰了，连个村邻都做不成了。”

任叔回忆说：“俺哥那年从新疆回到周口老家，我当时还在县水泥厂上班，只知道他领着个傻闺女走了，在新疆成亲了，不知道俺嫂子究竟有多傻。后来，我在这安家了，住俺哥的老房子，这才见到俺嫂子。她可不是一

般的傻，可以说傻得不透气，跟个实心的擀面杖一样。她生来就傻，又没人教说话。你阿姨认识那傻妮，说傻妮从小到大天天坐门口，不说不笑，鼻涕邋遢，像个泥墩子。俺哥在老家待了俩月，请遍了周边的媒婆，竟没有一个闺女愿意嫁给他。傻妮不会拒绝他，关键是傻妮祖祖辈辈是贫农，傻妮就成了俺嫂子。”

任叔指点着照片说：“其实啊，俺这大侄娃子是老三，前头还有俩闺女，一个是刚生下的当夜，就被傻嫂子的肥身子压死了；一个是半夜喂奶时，俺哥一迷糊没看住，孩子被她傻娘捂死了。多俊的两个小闺女，死时都是小脸儿乌青，鼻孔出血。我这大侄娃子一落地，俺哥就把他搂怀里，日夜搂着，绝不让他挨近俺嫂子。连喂奶时都死盯住，喂饱了赶紧抱走。就这样，大哥的两儿一女才得以成人。”

“老二是女孩。”任叔说：“大哥的三个孩子如今都成家生子了，闺女嫁到本村了，小儿子住在新宅子里。俺哥的希望全都在大儿子身上，当时新疆最好的中学是150团一中，这座中学的教学质量全新疆闻名。大侄娃子初中高中都是在这个学校上的。这娃子沉静稳重，学习也争气，顺利考上了河南大学，在六户地镇响当当的，俺全家别提有多荣耀了。大侄娃子毕业后，与相恋多年的女同学在北京结了婚，生了一

长篇纪实文学连载

大地的云朵

——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

□阿慧



个女娃子。大哥从北京看孙女回来，说：“大娃子在公司还是个小头头哩，拿九千多工资呢！”

任叔搓了搓手掌说：“大哥家的变故，跟那年汶川地震有关。”我从记录本上抬起头，不解地望着他。

任叔面色冷凝，声音低缓地说：“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，大侄娃子当时正在佛寺做义工。闻讯后，他同志愿者们一起，装载救灾物资，连夜赶往汶川灾区。因为电话不通，家人和他失联了。二十多天后，大娃子从北京打来电话，说他离婚了，剃度出家了。俺哥大惊失色，跑到北京寺院寻儿子。大娃子学习培训去了，俺哥只找见他的一本日记，上面断断续续地写着，‘我们救助一所小学校’……‘惨！惨！惨！’……‘拿什么拯救你啊，我可怜的孩子！’……一页上贴着照片，大娃子抱着一个两岁多的小女孩，那孩子满脸是血，衣裳破烂。照片下写着，‘我从瓦砾中扒出来了这女娃，还好，只伤了皮肉。她当教师的妈妈砸死了。这娃不会哭，不說話，除了我她谁也不跟。我们正在想法找寻她爸爸。’；‘在给小学校搭建板房时，同来的好友赵明，被一条毒蛇咬伤了胳膊，高烧不止，只得锯掉右臂……大雨中我仰天长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！’在北京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大哥没能把大娃子带

回家。有一天，我接到大哥的电话，他说，‘二超，我也皈依佛门了。’

“什么？”我惊讶地说：“他也不要家啦？”

“其实啊，”任叔说，“大哥六年前就离婚了。”

我问：“他有外遇啦？”

任叔沉吟片刻说：“嗯，算是两情相悦吧，我事先也看出了苗头。六年前，我和俺哥一人开一辆新买的大马力拖拉机给人翻地，中午我把带来的馍菜让他吃，他低头掩饰住笑意说，‘有人送。’不大会儿来了个女的，四十来岁，高高大大，皮肤黑亮，骑着一辆黑摩托。她把饭盒塞给俺哥说，‘趁热吃吧。’自个跳上拖拉机驾驶室，突突突地翻地去了，俺哥蹲在地里嘿嘿地笑。我认得这女人，是邻村老蛋的媳妇儿，这老蛋既窝囊又懒惰，大伙儿都叫他‘懒蛋’，家里地里的活儿都是他媳妇一个人干。女人家再强，这肩膀也软弱啊，我大哥同情她，帮她家打杆、翻地时尽量少收费。俺哥咪咪溜溜、有滋有味地吸着拉面，对我说，‘哥啥也不瞒你，二超，这女人知道好啊，锅里亏了碗里补，天天给我做好吃的。这不，她家的地翻完了，还跑二十多里地给我送饭吃。说实话二超，吃过她做的饭，哥才知道啥叫饭，那傻娘儿们让我吃了几十年的狗食儿啊。’”

(未完待续)

(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)